

难忘的上海之行

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自己已经取得保送研究生资格，主创的戏剧作品已经进行了商业演出并获得大奖，厚厚的毕业论文一经投出便发表出来。自己主持的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也逐渐走向结题阶段。我知道自己本科阶段的积累与练兵逐渐结束。在迈入研究生阶段的初始，我送给自己的第一份礼物便是参与“赖声川戏剧大师研修班”这一学术活动。

2011年7月，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首次在内陆开班授课消息一经传出，便在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中引起热议。为时一周，没有任何费用，限额30人，强调专业性使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学术活动。我周围不少名校老师也纷纷报名参与遴选。上海站要求提交专业性作品、论文以及创作简历。于是一丝不苟的填好报名表，制作简历，刻录作品光盘，创作论文，反复和负责老师进行细节沟通，最终入选。

在上海站最终入选名单中不乏诸如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类的业内名家与高校名师，为数不多的博士硕士生中也来自不同国家的

我的蹭会生涯

✱ 崔久成

学生构成。

优质的学生会会议往往是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享受。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在赖声川的讲堂上，三十余人有碰撞有交融。从欧洲到美洲，从大陆到日本，从国际学术潮流到新旧创作方式的对比，每次话题都有的放矢，厚实饱满。每次会议结束后会，总会品咂着余味，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十分热血地整理笔记。几天下来，两本厚厚的笔记本全部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与简洁有趣的图表。

回到学校，重新咀嚼笔记，文献阅读方向也逐渐由大陆期刊转向了港台华语期刊和国际期刊。几篇英文论文读下来我常常感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陆几本论著说不清楚的问题，外国人只是一篇小文的几句前言便提纲挈领地将问题阐释地清楚明白。

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目光与知识层面在一次学术会议后似乎抬升了一个层次。写完一篇论文，投向一份CSSCI来源期刊的杂志，不久便收到了录用通知。

蹭会与参会：我的研究生生活

跨入研究生已经有一年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份计划，每年送给自己一个礼物，便是参与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其他旁支性学术会议，可以适当“蹭”几次。

正式参与学术会议，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论文写作，疲劳的参会旅途，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经济上的付出，比如很多会议需要收取少量会务费。更最重要的便是对于会议含金量的判断。在一个学术会议多如牛毛的时代，参会同样需要判断力。参与学术会议的选择往往又跟自己的学术结构构成有关。每次判断是否要正式参与一个会议，往往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会？这次会议的学科类型是否适合我？会议对于我的学术结构是否有帮助？

当然，提高自己判断力且基本无经济成本的做法便是“蹭会”。时刻关注地理距离很近的高校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会议。如果决定去蹭，可以简要做些准备。一般

的学术会议都会有会议网站，可以从网站上了解到会议大体信息。此外可以关注会议召开前夕的新闻，都有哪些院校哪些学者参与。参会学者的学术结构是怎样，有何代表性论著。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随便检索几下这些信息便可获得。对于论文，大体读下摘要便可判断其价值大小。

对于高规格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往往都不以华语作为大会语言，这便是对英文水准的一种考验。总体来说，参与学术会议同样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喜欢把一次次学术会议作为学习生活中提升的关节点。每一次会议，往往都能像指明灯一样给自己一个指向。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但是作为研究生，掌握基本的学术思维和学术方向则是必要到。抱着良好的心态，精选每一次会议。

你会发现，每一次参与学术会议前就好像要接受一场盛大的馈赠。会议像是一份精美的礼物。如果你有足够的学术基础打开密封的包装，你就能发现另一种盛满激情与梦想的生活方式。

(下)

弹指青春
染指流年

✱ 葛亚夫

你送我的表，碎了，但我记得，“时间是用来遗忘的”，从遗忘你，到遗忘我自己。

2006年夏天，像你一样遥远，我只记住这句话。然后，你向左，我向右，中间是被时间撕裂的岁月。左手年华，右手倒影。我们松开十指环扣的手，那些并蒂莲般的时光，像少不更事的脚印，很浅，风一吹，就无迹可寻。

你南渡，我北上，梦想南辕北辙。我未曾想到，一个人的时间那么蹒跚。我把自己弄得很忙，穿梭于人才市场，不断面试。生活像时光的鞭子，鞭策我马不停蹄。我知道，其实是我我不敢停下，我怕会想你。

那一年，我几乎什么都做。发传单，跑保险，搞促销，送信函，甚至在大街上扮演“德芙饼干”。我走在最繁华的大街，吃着最便宜的便当，怀着最宏伟的抱负。我相信，这个城市早晚是我的，我要征服它，用纸醉金迷支付我昂贵的青春。

然后，年复一年。仿佛我只在梦里翻了个身，时光已过去多年。

你要去欧洲，在电话里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你要对你的梦想负责。你说了很多，时间变得紊乱，我分不清是2006年，还是2009年。我能确定的是，你不在，而我竟忘记了你的样子。我忽地很冷，找到我们所有的照片，一张张点燃，看那些青葱年华，零落成灰。我左手牵着右手，最后一次用我们的青春取暖。

你说，这次走，可能不回来了。你说，想看看我，你快忘记我的样子了。你说，好怕，怕真的忘了我。你说，从前多好，没有梦想，只有两个人……

时间是回不去的，我们也不能回到过去。

你和你的梦想一起，远走高飞。我继续我的生活，泯然众人。时间是用来遗忘的，从遗忘你，到遗忘自己，并行不悖。2006，……，2012，在平安夜，我扮成圣诞老人，拉着雪橇，追你的名字。有很多人追我，他们找的圣诞婆婆，其实是你。我骗了他们，也骗了自己。

我分明记得，你走时是夏天，可我抬起头时，雪花就淹没了城市。我转过身，新年的礼花很璀璨，我们曾天天蜗着的影院，没日没夜放着《2012》。

时隔六年，我第一次回家。站在家门口，母亲竟认不出我了。我很伤心，母亲不会遗忘我，但她怎么认不出我呢？母亲不说话，捧着我的脸，看个不停。她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我？我不停地说话，母亲一个劲点头，笑。

先哲说，父母在，不远行。或许，我走得太远了，都超过了母亲的岁月。我该等等母亲了，陪陪她，走过最后的时光。青春向左渐逝，流年向右不止。生活的路上，我不能同时走两个方向。我选择向前，搀扶着母亲，一起捡拾那些错落的时光。

我戴上母亲小时给我买的表。没错，时间是用来遗忘的，但我还在。

诗一首 ✱ 雷岛

怀想冬天

我舍不得说出一个字。说出寂静
如此辽阔的美，和孤独

把住冬天的大门，我看见风
把一簇一簇的火焰慢慢收拢。往事
像厚厚的雪，逐渐铺展
让人沉浸，怀想。而不愿轻易掀开

那些闪亮的，黑夜的源头
在沉默中，不知所踪
我闭上眼睛，看见满天繁星

我舍不得说出一个多余的字。
寒风中，那个乐观地捡拾垃圾的老人
每弯一下腰，便在辽阔的大地上写下
两个金色的大字：热爱

沉浸，怀想。厚厚的往事持续铺展
一些事物正在变白
天空深处，那个能把握节奏的人
正渐行渐远



三味家香

✱ 杨利霞

面涂上秘制酱汁，撒上盐津，椒粉，然后向内把有酱汁的一面卷裹起来，再将裹好的面竖起来，运力竖直下压，用擀面杖将其擀成圆溜溜薄层。随后，就可以开始烘烤了。先在灼热的炒锅上涂上一层清油，再放人生锅盔，两面翻烤至表皮微脆后放入锅下的炉膛内，让红热的炭火将其烤熟。这样，三五分钟后，一个喷香的锅盔便出炉了，外层劲脆十足，内里柔软麻香。那内瓤是可以一层一层剥下来的。而且面皮自然分开，内里中空，讲究的食客便要一份凉粉灌将进去。透白的凉粉浇足了调味料，配上红油，色泽鲜亮，勾人馋虫。

后来，同样的价钱，圆圆的锅盔却小了一大圈，再后来，物价飞涨，锅盔卖到三块“大洋”一个了，离我家最近的那一家小铺也人去楼空了。锅盔的花样却多了起

来。有了方形的，可供选择的灌料菜色也丰富起来，口味也更加多样了。但不变的是那份工序，那样麻香可口的味道。革新总是要有的，传统的精髓也总是要保留的，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拥有包容的气度，推陈出新，才能使传统的东西更具有生命力，更长久地使人眷恋。世间之事多半如此，又何止于锅盔呢。

只是这样好的吃食，出了南充的地界，便再也寻不到了。到而今，人渐渐长大，也品尝了不少南北东西的美食，吃过陕西肉夹馍，终究不是一个味道。要么面不够劲道，尽是面的松糯；要么整个太脆，没了水分，失了滋润滑爽的质感。连馅料吃着也不对味，肉糜太油，不够爽口，始终缺了一分使人回味无穷的灵性，总也不能称了心意。其实，肉夹馍想来总是好的，只是家乡的锅盔总有家乡的味道，哪有不偏私的呢。

家乡的味道在现实中渐渐淡去，却在记忆中愈来愈浓烈地弥散开来，让人沉醉，情不能禁。

无端地，想要回家了。
(本文获校园“舌尖上的家乡”历史文化主题征文一等奖)